

故宮雨華閣藏密神系與 密宗四部思想研究

北京故宮博物院 羅文華

提 要

故宮雨華閣是一座具有漢藏建築風格的佛樓。作為清宮最重要的藏傳佛教佛堂之一，它頗具特色：佛堂內共四層，由下而上，每層中龕分別供奉著象徵密宗四部修行次第的紅銅佛像組合。此樓的建設由乾隆帝親自主持，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國師章嘉呼圖克圖為顧問，負責解決密教教義與神系上的問題，可以說，其中陳設是藏傳佛教密宗四部思想以及神系思想的直觀反映。本文試圖從分析雨華閣密宗四部及其神系的思想入手，找到各層佛像組合的神系配置，各成員之間的關係，經典來源，象徵意義以及整個佛堂的神系結構，從而發現章嘉國師設計思想的脈絡，指出他與乾隆帝對龐雜的藏傳佛教神系進行梳理以及系統化的努力，使我們對雨華閣有一些新的認識。

關鍵詞：雨華閣、神系、密宗四部、章嘉國師、乾隆帝、藏傳佛教

Research on Tibetan Esoteric Deity Lineage and the Four Sections of Esoteric Buddhist Thought found in the Imperial Palace's Yu-hua Pavilion

**Luo Wen-hua
The Peking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Imperial Palace's Yu-hua Pavilion is an example of a Chinese style Buddhist building. As the most important Tibetan Buddhist hall of worship for the Ch'ing court, the pavilion has a number of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All together the structure has four floors and in the center of each floor is a niche divided so that each of the four sections of Esoteric Buddhism are represented by red bronze images of the Buddha that may be individually worshipped. The building was designed personally by the Emperor Ch'ien-lung and a huge amount of painstaking effort was poured into the project. The national religious advisor, Chuang Chia Hu T'u K'o T'u, was the consultant in all matters of esoteric teachings and lineage of the deities. The furnishings of the pavilion are directly reflective of the perception of the four thoughts of Esoteric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lineage concept of the deities. This essay takes as its starting point the analysis of the Yu-hua Pavilion's four parts of Esoteric Buddhism and the lineage concept of the deities. The essay then analyzes the Buddhist image groups on each floo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individual image. By investigating the origin of the scriptures, the symbolic meaning and the deity system of the entire hall, this essay further attempts to discover the national religious advisor Chuang Chia's sequence of thoughts. The essay also points out the combined efforts between Emperor Ch'ien-lung and Chuang Chia in cataloguing and systemizing the numerous Tibetan Buddhist lineages of deities, thus, providing new insight in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Yu-hua Pavilion.

Keywords: Yu-hua Pavilion, Lineage of the Deities, Four Parts of Esoteric Thought, the National Religious Advisor Chuang Chia, Emperor Ch'ien-lung, Tibetan Buddhism

雨華閣位於故宮西路啓祥門外的春華門中，是一座明三層暗四層的具有漢藏建築風格的佛樓，也是宮中最高的藏傳佛教佛堂。它的每一層依次供奉著象徵密宗四部的紅銅佛像。¹所謂密宗四部是藏傳佛教中修習密乘的四個次第，根據其內容的難易、成就的大小所作的層次上的劃分。劃分的原因是針對修密者不同根機（靈性、悟性）。具體地說，下品根機者修事部密法，中品根機者修行部密法，上品根機者修瑜伽部密法，上上品根機者修無上瑜伽部密法。²密宗四部的確立，是藏傳佛教密乘思想體系趨向系統化的標誌。王家鵬於 1990 年發表〈雨華閣探源〉一文，著重探討了它的歷史沿革，介紹其內部陳設，考核甚詳，但對此樓所蘊含的密教思想涉及較少。³雨華閣的建設由乾隆帝親自主持，傾注了大量心血；國師章嘉呼圖克圖為顧問，權威地解決了教義上的一系列問題，因此，可以說，此殿及其陳設實際上是西藏格魯派密教系統觀念和神系結構⁴的直觀表現。本文意在結合各層所供諸神揭示出它們不同的經典來源、神系配置及相互關係，並簡要介紹藏傳佛教密宗四部的內容，以補前文之闕，使我們能從佛教的角度再一次審視這座佛堂，以期對它的內涵有一些新的更深層的認識。

雨華閣的第一層比其它兩層高出很多，前接抱廈，前廳擺滿了林林總總的供品，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座高達 4 米的紫檀木單圓柱形瑠瑠壇城，分別供奉格魯派無上瑜伽部的密集金剛（*Guhyasamāja*）、上樂金綱（*Samvara*）、大威德金剛（*Vajrabhairava*）三大本尊，後廳隔出了一個仙樓。仙樓欄杆正面有泥金書大字，曰：「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道場」，指示佛堂的第一、二層所供佛像的特殊含義：即應以供奉阿彌陀佛為部尊的蓮花族諸尊為主，跟宮中其他很多佛堂一樣，為皇室祈壽是其重要的內容之一（詳見下文）。

第一層又叫智珠心印層，正龕中供奉九尊銅佛（圖一）。龕的左右外側是金泥

1 楊新等主編，《清宮藏傳佛教文物》，（北京：故宮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1992 年）。下文有關兩華閣的內容多可見於此書中，敬請參閱，不再一一注明。

2 宗喀巴著，法尊譯，《密宗道次第廣論》，（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年），卷二，頁一四：「《金剛幕》第十三品云：『於下說事部續，彼上無事行，瑜伽上有情，再上無上行。』此下謂金剛乘下機，彼上中機，上即上機，再上即最上機。對彼四機說四續部，故四續部即四能入門。」

3 王家鵬，〈故宮雨華閣探源〉，《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47 期，1990 年。

4 神系，英文作 Pantheon，或譯為「萬神殿」，用於佛教研究中指佛教諸神按經典的內容與相互關係組成的一個或幾個系統，以表達某些完整的佛教思想。

書滿蒙藏漢四體文字對照的題記。漢文內容為：「此層供奉智行品佛，應念智行品內無量壽佛，四臂觀世音菩薩，尊勝佛母，白救度佛母，積光佛母，大悲觀世音菩薩，綠救度佛母，隨求佛母，白傘蓋佛母等經。」（標點為作者所加，下同，不一一注明）

現將龕中九佛的排列位置列表如下⁵：

西	隨求佛母	大悲觀世音菩薩	白救度佛母	四臂觀世音菩薩	無量壽佛	尊勝佛母	積光佛母	綠救度佛母	白傘蓋佛母	東
---	------	---------	-------	---------	------	------	------	-------	-------	---

智行品（*Kriyātantra*），也稱事部、作部，專修外事，故名事部。事者，事業之義，事部側重於修事外，修時觀想本尊在身外，與自己為二。密宗修程序相當複雜，限於篇幅和本文的題目，不能一一詳述，只能重點介紹其主要內容。灌頂是修密法的開始，各部灌頂並不相同。對此部的灌頂內容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無畏生論師於《灌頂儀軌金剛鬘論》正說，若受華鬘、水、冠、杵、鈴及名六種灌頂，則於事續諸經，聽聞講說皆得自在。」二、《智點續》云：「水及冠灌頂，其許於事續，杵鈴名灌頂，更於行續說，不退轉灌頂顯在瑜伽續。」⁶克主（杰）大師在他的《密宗道次第論》中並未有結論，可見這個分歧並不重要，由修行者所依的上師掌握，但絕不可省。正如宗喀巴大師所強調：「欲成聞修大密之器，要得清淨灌頂，是故灌頂即是成就根本。若無灌頂，縱能悟倒了達教義精進修習，終不能得殊勝悉地，非但有不得大悉地之失，縱得小悉地師資亦俱墮那洛迦（地獄）。」⁷可見是否灌頂不僅關係到個人修密法的資格，而且是修法能否成功的關鍵。修行中有很多輔助內容，但主要的修習內容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即有念誦靜慮和不待念誦靜慮。有念誦靜慮以修習六天為主，過程如下：一、「先依中觀離一異等正因決擇修習自心性空，是謂我之真實，次以所修天（本尊）之真實與我之真實合無差別，修無自性，是謂天之真實，此二真實即六天中之真實天。」二、「次想空中所修本

⁵ 此表與圖一中排列的秩序不同，因為此層所供一部分佛像發生過變動，不僅與題記內容不符，而且至少有三尊是後來補供進去的，如中間的三尊無量壽佛。此表是根據故宮所藏「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兩華閣、普明圓覺、仙樓、智珠心印陳設檔」排定的，同時還參考了梵華樓與寶相樓的原狀資料。

⁶ 克主著，法尊譯，《密宗道次第論》，（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卷三，頁31。

⁷ 宗喀巴著，法尊譯，《密宗道次第廣論》，卷六，頁一三。

尊，體是本尊，相爲所誦密咒之聲相，專一緣住，是謂聲天。」三、「次想自心於虛空中爲月輪相，上有所修本尊，體是本尊，相爲所誦咒文，純金色相，是謂字天。」四、「次觀咒文放無量光，其端放出所修無量本尊相，淨諸有情一切罪苦，供事一切諸佛菩薩，光明諸尊，還入諸字，月輪及字變成所修圓滿之天身，是謂色天。」五、「次若知者，應以各各印咒觸著加持頂髻，毫相、二眼、二臂、喉、心、臍等；若不知者，隨是三部（佛部、蓮花部、金剛部）中何部即以彼部總印咒加持彼等，是謂印天。」六、「次令天相明了，堅固我慢，專注面緣，是謂相天。」不待念誦靜慮分爲住火靜慮、住聲靜慮和聲後能解說靜慮。「自修爲天之心間，月輪之內，修一微細天身，如自身相，其心又想光明熾然，如燃燈燭。其中更修咒聲自明」，是爲住火靜慮；「次不思惟天身等相，惟持心於聲，……此究竟時，咒字聲音非次第現，頓現於意，較耳親聞聲相尤顯」，是爲住聲靜慮。聲後能給解脫靜慮，「言聲後者，謂於唯住咒聲亦盡舍後，爲無二之真實。由修習此，脫離二障能得法身自性解脫。」有念誦與不待念誦兩種靜慮的區別在於：修有念誦靜慮時，修習者通過聲音和意念在念誦本尊密咒；而修不待念誦靜慮時，修習者處在定中，彷彿在旁聽咒聲鳴響。⁸修習此部密法者可以獲得息滅、增益、降伏三種悉地。「息滅、增益、降伏事業，如其次第，以如來部、蓮花部、金剛部而修，……。息滅者謂能息滅橫死、疾病、時疫、魔害、傳染等災。增益者謂能增長壽命、形色、威光、勢力、功德及所求事。降伏者，謂殺逐等。⁹按照要求，「息災、增益、降伏之業當以佛部、蓮花部、金剛部如次而修，上、中、下悉地也如是修。」¹⁰但由於在雨華閣修建之初乾隆帝已定下了一、二層的佛像陳設主題，即以阿彌陀佛的神衆爲主，所以一層的事部諸神供養時並沒有按照此傳統進行，而是突出了代表增益悉地的諸神。這一點從我們下面對此層神系的分析可以看得很清楚。

事部和行部神系結構一樣，有出世神和入世神之分。出離「六道輪回」，具有超凡神通的諸神爲出世間神，仍在世間生活，能幫助信徒驅鬼降魔，消災免禍，增壽獻財的諸神爲入世神。¹¹因入世神較出世神具有更多的迎合世俗信徒功利心理需要的內容，一般當作下級神祇看待，地位明顯較出世神祇。此龕中所供九尊神均是

⁸ 克主著，法尊譯，《密宗道次第論》，卷三，頁31、35，卷四，頁43。

⁹ 宗喀巴著，法尊譯，《密宗道次第廣論》，卷四，頁二六。

¹⁰ 同註8，頁44。

¹¹ 勒內·德·內貝斯基·沃杰科維茨著，謝繼勝譯，《西藏的神靈和鬼怪》，（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4。

出世神。出世神又可劃分為佛族、蓮花族和金剛族。佛族地位最高，蓮花族次之，金剛族最下¹²。佛族的部尊是釋迦牟尼（Śākyamuni），部主文殊菩薩（Mañjuśrī）；蓮花族的部尊是無量壽佛（即阿彌陀佛）（Amitābha），部主是觀音菩薩（Avalokiteśvara），金剛族部尊尚未有定論，有人認為是阿閼佛（即不動佛）（Akṣobhya），部主是金剛手（Vajrapāni）。由於此層已標明是阿彌陀佛的道場，祈壽延年是其宗旨，因此蓮花族諸神占據了主要地位：以《大乘無量壽經》（Aparimitāyurjñana）為根本經典的無量壽佛位居中心，四臂觀音菩薩（Caturbhuja-Avalokiteśvara）和大悲觀世音菩薩（即十一面觀世音菩薩，Ekādāsamukha-Avalokiteśvara）跟隨其後，白度母（Sita-Tārā）和綠度母（Śyāma-Tara）既是觀音菩薩的化身，又是蓮花族的明妃，為其眷屬。剩下的四尊全是佛族：尊勝佛母（Uṣṇiṣavijayā），白傘蓋佛母（Sitātapatrā），積光佛母（Mārīcī）是釋迦佛頂髻化現的神祇，屬佛族頂髻類，隨求佛母（Pratisarā）是佛族的明妃。沒有金剛族的神。

諸尊面相慈和，形同常人，多作菩薩妝束，對初修密法的人來說，他們跟顯教之神差異不大，心理上易於接受，不會產生太大的反差，而且由於蓮花族諸神和佛族的佛頂類諸神都具有強烈的吉祥福壽神的色彩（著名的三長壽：無量壽佛、尊勝佛母、白度母就是很能好的例證）。因而世俗氣較重，跟此部修習者獲得的成就互相對應。金剛族諸神幾乎沒有麼地位，這也是其特色之一。

第二層仙樓正龕中也供奉著九尊銅佛（圖二），龕頭的漢文題記曰：「此層供奉行德品佛，應念行德品內宏光顯耀菩提佛、佛眼佛母、無我佛母、白救度佛母、藍救度佛母、顯行手持金剛、伏魔手持金剛，藍摧碎金剛、白馬頭金剛、無量壽佛等經。」

現將龕中九尊佛像的排列位置列表如下：

西	藍 摧 碎 金 剛	顯 行 手 持 金 剛	白 救 度 佛 母	佛 眼 佛 母	宏 光 顯 耀 菩 提 佛	無 我 佛 母	藍 度 母	伏 魔 手 持 金 剛	白 馬 頭 金 剛	東
---	-----------------------	----------------------------	-----------------------	------------------	---------------------------------	------------------	-------------	----------------------------	-----------------------	---

¹² 大多數文獻均稱佛部、蓮花部、金剛部（寶部、羯磨部），但由於文中密宗四部已用了「部」字，為避免混淆，故改稱「族」。

行德品，即行部（*Caryāyantra*），於外事部及內瑜伽等分修行，名為行部，即既觀想本尊在自己身外，又觀想自己心體為本尊。灌頂內容前面已經提到，修習的主要內容包括有相瑜伽和無相瑜伽。有相瑜伽又分為外四支念誦和內四支念誦。所謂「四支」者指「自事」、「他事」、「住心」、「住聲」四個修習步驟。外四支念誦的四支如下：一、「先修自心性空我之真實與本尊性空天之真實二無差別，次於空中修習心為月輪相，於上思惟吽字金色，從彼放光收復自成毗盧遮那一面二臂結入定印，身黃金色，光鬘圍繞，坐白蓮華及月輪座，持髮髻冠，上衣下衣皆著絹縠，是為自事。」二、「次於自前修一如來如同自相，是為他事。」三、「於彼心中修我自心為月輪相，是住心事。」四、「其上安布所誦咒字，是為住聲。」內四支念誦如下：一、「先於空中從哀阿闍惡四字隨一而起如前，或起釋迦牟尼，是為自事。」二、「心中想一清淨月輪，如兩面鏡，於此得堅固者，謂修自身乃至能見為本尊之身，次於月中修如前說毗盧遮那，是為他事。」三、「次於彼想我自心為月輪形，是為住心。」四、「次於月上思惟咒字，是為住聲。」無相瑜伽「以離一異等理決定了解一切諸法自性本空，……由修有相瑜伽究竟，本尊身像明現於心，猶如現法，心略趨向，不待功力，空有雙俱，顯現如幻本尊天身，乃至能引毗鉢舍那（慧）。」此部所修悉地也與事部相同。¹³

此部神系結構跟事部一樣有出世入世之分，大致相當於東密的胎藏界神系。

居中的主神宏光顯耀菩提佛（*Vairocanābhisambodhi*），藏文作 *rNam-snang-mngon-byang*。*rNam-snang* 指大日如來（毗盧遮那佛），是「現覺」、「現證」之意，故此尊也被稱作「毗盧遮那現證佛」，是行部的根本經典《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Mahāvairocana*）的本尊神。據說此經是釋迦牟尼的圓滿報身毗盧遮那佛於華藏莊嚴世界色究竟天厚嚴宮所說。因此此神屬佛族的部尊。由于西藏行部的蓮花族經典失譯，部尊、部主不明，主尊缺席，遂由他親率胎藏界明妃出任，¹⁴ 所以與欄杆上所書的「阿彌陀佛道場」不相一致，也是無可奈何，但第一層和第二層中龕均供佛九尊，代表漢字的吉祥字「久」的發音，象徵生命長久，天壽無極，也算是一種彌補。這種含義相同的例子在宮內佛堂中有很多，如梵華樓樓上六間正面供桌上均供佛九尊，佛日樓下有一掛龕中間供奉九位形態完全一致的無量壽佛。

¹³ 克主著，法尊譯《密宗道次第論》，卷四，頁45。班班多杰《拈花微笑—藏傳佛教哲學境界》，（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255。

¹⁴ 同註13，卷四，頁45。布頓大師著，郭和卿譯《佛教史大寶藏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頁323。

根據印度學者帕達恰雅的名著《印度佛教圖像學》一書中對這幾位明妃的排列：佛眼佛母（*Buddhalocanā*）是大日如來的明妃，無我佛母（*Māmaki*）是寶玉如來的明妃，白衣佛母（*Pāṇḍaravāsini*）是阿彌陀佛的明妃，藍救度佛母 *Nilā-Tārā*）是成就佛的明妃。¹⁵ 當然，在行部密法中，明妃與佛的關係尚不至於如此明確的一一對應，從西藏現存的行部曼陀羅資料來看¹⁶，可將她們分別歸入下面神族：佛眼佛母歸佛族，無我佛母歸金剛族（事，行二部均無寶族和羯磨族），白衣佛母，藍救度佛母歸蓮花族。可以看到，以大日如來為中心的五方佛體系已漸露端倪。其餘幾尊神中，顯行手持金剛（*Ācārya-Vajrapāṇi*）、藍摧碎金剛（*Nilā-Vajraśāraṇa*）、伏魔手持金剛（*Bhūṭadāmarā-Vajrapāṇi*）屬金剛族，白馬頭金剛（*Sita-Hayagrīva-vajra*）屬蓮花族。雖然這一層仍屬阿彌陀佛道場，但由於經典缺乏，蓮花族的尊神僅有三位，而且地位都不突出。值得注意的是，金剛族的諸神比較活躍，九尊神中竟占有四席之多。儘管他們地位低下的境況並沒有得到多大的改變，但已開始嶄露頭角了，這跟密教神系發展的歷史過程中金剛族諸神數目越來越龐大，地位越來越高完全一致。

三層也叫普明圓覺層，正龕中供奉著五尊銅佛（圖三）。龕頭漢文題記為：「此層供奉瑜伽品佛，應念瑜伽品內金剛界毗盧佛、成就佛、最上功德佛、普慧毗盧佛、度生佛。」

現將諸神排列的位置列表如下：

西	普 慧 毗 盧 佛	成 就 佛	金 剛 界 毗 盧 佛	最 上 功 德 佛	度 生 佛	東
---	-----------------------	-------------	----------------------------	-----------------------	-------------	---

瑜伽部（*Yogatantra*），「於外事內定二者以定為主，少待外事」，即側重於內修三摩地的瑜伽。¹⁷ 此部灌頂增加了金剛阿闍梨灌頂，修習的主要內容仍是有相瑜伽和無相瑜伽，但是內涵有了較大的不同，克主（杰）大師歸結為「瑜伽續中但

¹⁵ Benoytosh Bhattacharyya, ed. *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 (Calcutta:Firma K. L. Mukhopadhyay, 1968),pp49-74.

¹⁶ Musashi Tachikawa, ed. *The Ngor Mandalas of Tibet-Listings of the Mandala Deities*. (Nagoya:ARM Corp., 1991)pp.24-28.

¹⁷ 宗喀巴著，法尊譯《密宗道次第廣論》，卷二，頁二一。

有順依果位之修法而無依順所治染品受生次第之修法。」¹⁸ 通俗地說，此部修法是成佛為目的，不再像事行二部那樣是針對修行者的各種不淨而作。有相瑜伽中包括緣粗天身四座瑜伽、緣細標幟四座瑜伽兩部分。所謂四座瑜伽是指一天中上午、中午、下午、半夜共修習四次瑜伽。緣粗天身四座瑜伽的具體修行步驟有很多種，大致如下：一、誦咒「班拶答都」，「結勝菩提印，自成毗盧遮那」佛。二、「從自心中變出金剛薩埵住於前面所想獅子座上。」三「誦金剛薩埵心咒，結彼大印，想自身成金剛薩埵。」三、「又從吽字變成吽作明王，誦結開門咒印，意想開啓四門，以金剛攝咒印，攝集諸佛，修為金剛薩埵。」緣細標幟四座瑜伽指在前者修習的基礎上，通過對細相的觀想，令信心堅固，生身輕安。具體如下，「誦『薩葩惹班呀，猶如風吹微塵，散布衆多微細金剛，漸令普遍，如是久思惟已，應誦『桑訶惹那班呀』隨入息觸，收聚鼻端，成一金剛，彼漸收斂，乃至住鼻端，……復於種種收放練習定力。」無相瑜伽分出佛部、金剛部、寶部、蓮花部四種修法，佛部修法「自修為毗盧遮那等佛身，於前面亦修如是身，心間想有咒字，次於自與前尊抉擇人法無我，獲得無性定解。」金剛部修法「想自身為金剛薩埵，前面亦想金剛杵形遍滿虛空，杵臍安立咒字，次由漸析色等而得無性定解。」寶部修法「想自為金剛寶，前面空中想諸咒字，次於所抉擇之能取所取無實平等性義獲得定解。」蓮花部修法「觀想自為世間自在，前面想有蓮花遍滿虛空，安立咒字，次於所抉擇之一切諸法無自性義獲得定解。」此部修行所獲得的成就雖然跟事行二部一樣，但決不可稍怠。宗喀巴大師告誡：「如是先當清淨三昧耶及律儀，為諸成就之本，次當勤修有相無相四座瑜伽，獲堪能已，進修共與不共悉地而趣諸道。三部密經中當知此理，不許風息、念誦、真空、天瑜伽等，總合一處而趣諸道，此等不具生起次第關要及無圓滿次第諸宗要，須得殊勝悉地而趣諸道。」¹⁹ 可見前三部所修悉地是所謂的「共悉地」，與不共的殊勝悉地有本質的差別，但是它們既是橋樑又是基礎，所以應時刻勤勉，不宜懈怠。

瑜伽部的神系開始發生重大變化。此部的根本經典是《佛說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別稱《攝真實經》）（*Tattvasamgraha*）。此經確立了以毗盧遮那佛（大日如來，*Vairocana*，佛族）為中心，統攝阿閼佛（不動佛 *Aksobhya*，金剛族），寶生佛（*Ratnasambhava*，寶族），阿彌陀佛（蓮花族），成就

¹⁸ 克主著，法尊譯《密宗道次第論》，卷四，頁49。

¹⁹ 宗喀巴著，法尊譯，《密宗道次第廣論》，卷五，頁一六、一七、二四。卷六，頁6。

佛（Amoghasiddhi，羯磨族），象徵五佛五智的格局。此龕的中心神即是這個五方佛系統中佛族的代表金剛界毗盧佛（Vajradhātu-Vairocana）²⁰。成就佛右手持羯磨杵左手施禪定印是常例。最上功德佛（Paramādyā-vajrasattva）出自《佛說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Paramādyā）。從其印契看：右手當胸持杵，左手持鈴於腰部，顯然，它與金剛薩埵（Vajrasattva）是同尊而異名，代替的是阿閼佛的位置，在無相瑜伽金剛部修法中，所觀想的正是此尊。度生佛（Jagadvinaya）施與愿印，與寶生佛的手印相同，歸入寶部應無大錯。普慧毗盧佛（Sarvavid-Vairocana）由《如來阿羅漢等正覺者之一切惡趣清淨威光王儀軌一部》（又稱《一切惡趣清淨儀軌》）（Durgatipariśodhana）所出。它跟《攝真實經》所出的金剛界毗盧佛雖同屬佛族，但形象卻不同。前者四面二臂，施禪定印，捧法輪，後者四面六臂，上二手合掌持杵，右下手持念珠，左下手持法輪，餘二手施禪定印，顯然它替代的是阿彌陀佛。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此層之所以與五方佛的一般配置貌離而神合，代之以其它尊神，在於所依據的瑜伽部經典之不同。《攝真實經》雖然是此部的根本經典，地位很高，但《一切惡趣清淨儀軌》是宣示不墮惡趣、救度善趣的經典，頗受追求解脫的質樸的藏族信徒的偏愛，故流傳極廣。在一般藏民的思想中，成佛畢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他們最大的願望就是盡早脫離六道輪迴之苦，最少也應不轉入三惡趣的極壞界中，對普慧毗盧佛的信仰正好有此功效，也許它救度衆生出離六道輪迴之苦的神格與觀世音菩薩頗為相近，所以才將它充任蓮花族的代表。最上功德佛緊隨普慧毗盧佛身旁，地位明顯上升。據說金剛薩埵是大日如來宣說密法時的首席弟子，在密教中時常充任統攝金剛族諸神的角色。這說明隨著密教修行難度的加熱，具有忿怒，怖畏等感官威懾力的金剛族神祇地位逐步提高，取代了其它溫和神族的位置。

第四層中龕僅供奉三尊銅佛（圖四），龕頭漢文題記為「此層供奉無上品佛，應念無上品內秘密佛，威羅瓦金剛，上樂王佛等經。」

三尊銅佛的排列位置如下：

²⁰ 注意兩華閣瑜伽部的中心神與寶相樓的不同，前者是金剛界毗盧佛，後者是普慧毗盧佛。對照清宮陳設檔（見注5）和兩華閣此層龕側的題記（見文中）與寶相樓題記〔見Walter Eugene Clark, *Two Lamaistic Pantheons*,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 1965), pp.112.〕，我們就能很清楚地發現，題記中所列舉的第一尊神名號並不相同，而根據宮中佛堂的特點，題記中所提到的第一尊神即是此層的中心神，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兩華閣瑜伽部中心神是金剛界毗盧佛而不是普慧毗盧佛，現在的陳設位置顯然是經後人移動所致（見注1，頁148，圖109-1）。

西	大威德金剛	密集金剛	上樂金剛	東
---	-------	------	------	---

無上瑜伽部，「不觀待外事能生無上瑜伽」，即專修最勝內瑜伽。西藏各教派在對無上瑜伽部的認識上分歧最大。理論上，格魯派主張：無上瑜伽部（*Anuttarayogatantra*）分為父續和母續兩部。父續著重說明有品、方便品和幻身之續，母續偏重於空品、慧分和樂品無分別智之續。因為無上瑜伽部的教義並非割裂，而是大樂方便（男女雙修的內證境界）與智慧性空的有機融合，只是宣說的重點不同而已，所以在實踐上，二者修習的內容都包括生起次第和圓滿次第，也就是說，修習二續中的任何一續都可以成就佛果。生起次第又稱成熟道，指修者「從音韻諸字及所生日月，或從種子及標幟等方便，自身生為完具天身。」具體如下，先令等持觀想主尊雙身無二結合，化現壇場諸尊，次觀想諸尊各居其位，壇場一切莊嚴無不全備，壇場圓滿生起之後，觀想諸尊淨化剝土之行，等同如來妙行。簡而言之，生起次第就是觀想佛身，修習本尊三身的瑜伽。圓滿次第又稱解脫道，指修者「依音韻諸字及日月所表法義，由二界及風息等調柔之力，現證明相增長近得三智，由此增上唯從風心現起幻身，如此完全具足天身非是由心設施假造。」圓滿次第即以風、脈、明點的修持而求得果，修持的手段就是風瑜伽和拙火定（其中內容極為繁瑣，恕不詳述）。正如克主（杰）大師所說：「唯修諸法空性及修風息瑜伽，猶非完足，須由風息入住融於中脈，所生空樂妙智及從智起之天身，並引彼不共方便，擊身之殊勝瑜伽，三法隨一，」方為圓滿。但由於生起次第所修的「完具天身方便是心假造，從此方便所生天身亦是假造。」圓滿次第所修的「完具天身方便（脈息空點瑜伽等）非心假造，由此方便所證空性及彼所起天身亦非假造。」²¹所以，生起次第是達到圓滿佛果的準備，如果說生起次第是因乘的話，圓滿次第就是果乘。生起次第的內容在四部修行中都有，圓滿次第僅此部有。故此部被稱為無上瑜伽部。此部灌頂又較瑜伽部多三個，即密灌頂、智慧灌頂和第四灌頂。²²

父續中全面介紹生起次第和圓滿次第的經典是《秘密集會怛特羅經》（*Guhyasamājatantra*），故父續以此經為最上。母續中是《上樂金剛怛特羅》（*Śamvarodayatantra*），故母續以此經為最上。

²¹ 班班多杰《拈花微笑—藏傳佛教哲學境界》，（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258。

²² 宗喀巴著，法尊譯，《密宗道次第廣論》，卷十六，頁18。

克主著，法尊譯《密宗道次第論》，卷三，頁34。

此層中龕供奉的三位主尊與一樓所供的三大壇城中本尊的次序完全一致：居中的密集金剛三頭六臂，全跏趺坐，擁抱明妃可觸金剛母（*Reg-bya-rdo-rje-ma*），是《秘密集會怛特羅經》的本尊神。他是五方佛中金剛族部尊阿閼佛的化身。日本學者根據他們在藏西寺廟的調查資料認為，它跟文殊菩薩有一定的關係²³，在故宮寶相樓無上部父續的龕中供奉著三種密集金剛形象：即密跡（集）不動金剛佛（*Guhyasamāja-Akṣobhyavajra*）、秘密自在觀世音（*Guhyasamāja-Lokeśvara*）和密跡（集）文殊金剛佛（*Guhyasamāja-Mañjuvajra*），足以證明這個觀點正確無疑，而且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它跟觀音菩薩也有一定關係。因此，「密集金剛」這個名號只是作為一類本尊神的統稱，而不是某一尊神的特稱。具體到雨華閣的這一尊密集金剛，從它的圖像學特徵（其左手持弓、花，右手持箭、劍）可以斷定它是「秘集文殊金剛佛」。威羅瓦金剛是父續經典《金剛大威羅瓦怛特羅經》（*Vajramahābhairavatantra*）的本尊，九面三十四臂十六足，立姿擁抱明妃若浪瑪（*Ro-langs-ma*），主面為牛頭，最上有冷笑文殊菩薩面。暗示此尊跟文殊菩薩的特殊關係。它是格魯派最具有威力的守護神之一。上樂金剛四面十二臂，立姿擁抱明妃金剛亥母（*Vajravārāhi*），是《上樂金剛怛特羅經》的本尊，廣受西藏各教派的崇信。

以上三尊係金剛族最重要的神祇。在無上瑜伽部，金剛族諸神的地位達到鼎盛。但這三尊的組合形式卻獨具格魯派特色。在西藏，不同的教派根據自己所尊奉的根本經典，修習不同的本尊神。格魯派也不例外，他們偏愛密集金剛、上樂金剛和大威德金剛，因此在該派的寺廟中或唐卡上，三尊的地位異常突出。章嘉國師在他的《解脫之門》的道歌中提到：「清淨密法中所教導，即身得佛果之方便，上師的不共本尊神，勝樂、密集及大怖畏，壇城道次空行心血，應一心執著於此道。」勝樂即上樂金剛，大怖畏即威羅瓦金剛。在《修習佛法教誡精要》中他又強調：「雖然沒有專門的對整個密法適用的壇城的修行法，但是按我們本派的傳承，不離勝樂、密集、大畏德三尊進行體驗十分重要。」²⁴ 在清宮，這種組合也不是孤例，梵華樓、養心殿西暖閣內佛堂等主要佛堂無上瑜伽部諸神的排列均以密集金剛為本尊。從此部神系的角度分析，另有更深刻的原因。首先，由於金剛族諸神占據著中

²³ 日本種智院大學密教學會編，台灣世界佛學譯叢編委會譯，《西藏密教研究》，（台北：華宇出版社，1988年），頁205。

²⁴ 土觀·洛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民族出版社，1988年），頁119，272。

心位置，因此作為該族部尊阿閼佛化身的密集金剛自然應當位居諸尊之首。其次，由於二尊跟文殊菩薩有密切的關係，而藏族堅信宗喀巴大師本人就是文殊菩薩的化身。他們認為：「至尊宗喀巴大師，依了義說來，他與至尊文殊同一心識。不僅如此，若就不了義—應化衆生的視野說來，他也是在多次轉生中，由至尊文殊真實化現為勝乘的善知識，是專一勤奮而作利益衆生事業的一位大師。」²⁵ 同時他們又尊稱清代皇帝為曼殊室利（文殊）大皇帝，視之為文殊菩薩在世間的化身。正如章嘉國師在為乾隆帝傳法時稱贊道：「大皇帝不僅在了義上說是與尊勝文殊菩薩無異之身，雖然在不了義上顯化為應化衆生，但是其觀察智慧無需別人指教，所以稍加提示他便將詞義理解透徹。」²⁶，而在宗喀巴的傳記中也有相同的話，稱贊宗喀巴大師：「應知至尊宗喀巴大師，不僅即是妙吉祥（即文殊），也能化現地上大梵天王—天命皇帝。」²⁷ 因此文殊—宗喀巴—皇帝應為三位一體的關係。在清宮收藏的銅像和唐卡中清帝和宗喀巴均飾文殊的標幟—智慧劍和梵筴²⁸，也是基於這一點。推崇二尊實際上就是抬高宗、喀巴大師的地位，在清宮又是抬高清帝的佛教地位，這一點不言自明。當然，章嘉國師在選擇三尊本尊時，他肯定也沒有忘記在他第一次進藏時（1734～1736），堪欽多杰強對他的諄諄教誨：「你要循著菩提道次第之門努力為衆生謀福益，畢生修證勝樂、密集和金剛怖畏三本尊，無論如何要弄通金剛怖畏根本咒，定能為宗喀巴的教法和達賴喇嘛事業建立與衆不同的功業。」²⁹ 這也是格魯派無上瑜伽部只分二續，卻供三個本尊，尤其是父續供奉兩位本尊的原因。總之，章嘉國師完全遵循了格魯派的傳統。

藏傳佛教傳統觀念中，密教是比顯教更深奧更優越的教法，是通往成佛之路的捷徑，所以儘管西藏教派林立，但無不重視密教教義的傳播與實踐修證，因此，密宗四部的確立在西藏也是由來已久。

遠在公元 11 世，印度大師阿底峽（Atiśa, 982-1052）受邀請入藏，當時藏西地區最著名的譯師仁欽桑波前去拜見。「（阿底峽）尊者問譯師道：『你通曉何種教法？』譯師將自己通曉的大略說了一下。尊者說道：『唉！要是見著如你這樣的人住在西藏，我也就不須來西藏』，並且合掌當胸以表敬意。又問大譯師道：『將諸續部之義揉合於一座間，由一樸特伽羅應如何而修呢？』譯師答道：『個別地如

²⁵ 法王周加巷著，郭和卿譯《至尊宗喀巴大師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31-32。

²⁶ 同注24，頁181。

²⁷ 同注25，頁259。

²⁸ 楊新等主編，《清宮藏傳佛教文物》，頁56，圖32；頁160，圖120。

²⁹ 同注24，頁107。

所說而修。』尊者說道：『對於此節，譯師可算腐敗！看來是須我來此西藏啊！此諸續部是須合一而修的啊！』³⁰於是著《菩提道炬論》一書，概述了密宗四部的思想。³¹可見當時藏族佛教界尚不知道有四部之分，更不會有嚴密的四部神系的思想，經阿底峽大師的指點，密宗四部思想才在西藏日趨成熟。公元1322年，布頓大師在他的名著《佛教史大寶藏論》中對所有西藏密典按照密教四部的原理作了全面的劃分³²。西藏各教派也紛紛舉起了這面大旗。古老的寧瑪派將「九乘」之說作為重要的教義之一。所謂九乘包括：一聲聞乘；二緣覺乘；三菩薩乘；四作部；五行部；六瑜伽部；七大瑜伽品；八無比瑜伽品；九無上瑜伽品，其中的四至九乘屬密乘諸部，所不同的是將無上部分作大瑜伽，無比瑜伽，無上瑜伽三品而已；薩迦派將無上部分作父續，母續，無二續三部。明初宗喀巴大師針對各派忽視下三部（事、行、瑜伽）的修習和戒律的弊病，倡導改革，創立格魯派，以後雖經歷輩大師的補充和發揮，但宗喀巴大師所確立的密宗四部的框架基本未有大的改變。藏傳佛教神系的發展是與各教派密宗四部思想的確立、成熟以及分歧的出現同步的，所以不同的教派，其神系的內容也不相同。準確地說，雨華閣所表現的是傳統的格魯派密宗四部及其神系思想，但具有明顯的宮中特色，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二個特點：

（一）從元代藏傳佛教引入漢地以來，清代的雨華閣第一次完整而系統地表現了密宗四部及其神系的思想。這在西藏也是絕對見不到的。也就是說，此樓與其它單純功利性的燒香念佛的佛堂不同，它具有濃重的宣示教理成份。由此可見乾隆帝在接受藏傳佛教的同時，也在探索如何將龐雜的藏密神系系統化、規範化。從稍後出現的梵華樓，養心殿西暖內佛堂等宮中現存較完好的幾處佛堂來看，這項工作在乾隆朝基本完成，這為清宮藏傳佛教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為今天藏傳佛教神系的研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資料。

（二）從一、二層的阿彌陀佛道場到四層的密集金剛為中心的三大本尊無不顯示出皇權思想的巨大影響，反映出宮中藏傳佛教的鮮明特色，從整個佛堂精心構思以及第三層對五尊神的巧妙處理中，我們也可以想見章嘉國師的良苦用心及其淵博的佛學造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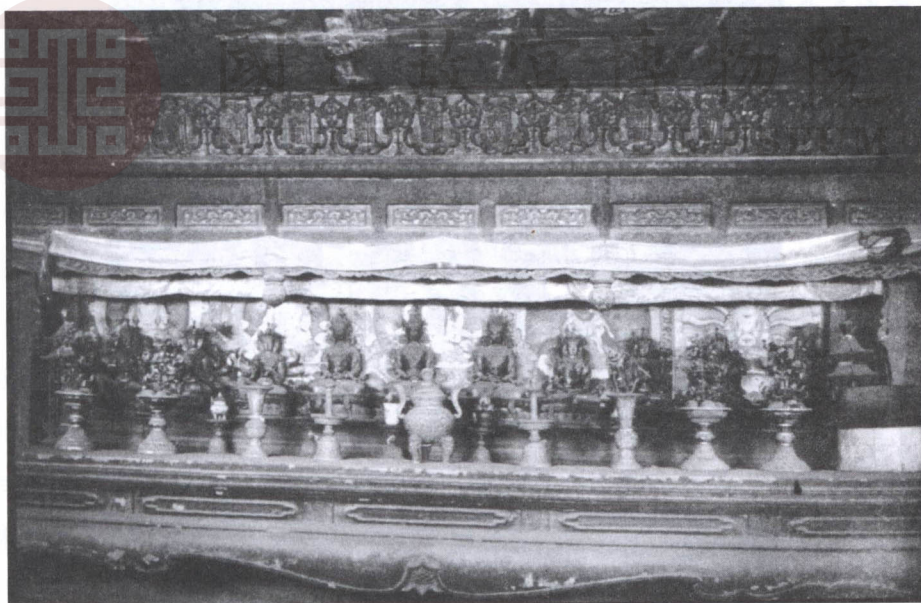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從藏傳佛教密宗四部及其神系入手對雨華閣的內部陳設進行研究是基於這樣的思路：即，清宮藏密四部思想及其神系是章嘉國師思想精髓，

³⁰ 廓諾·迅魯伯著，郭和卿譯《青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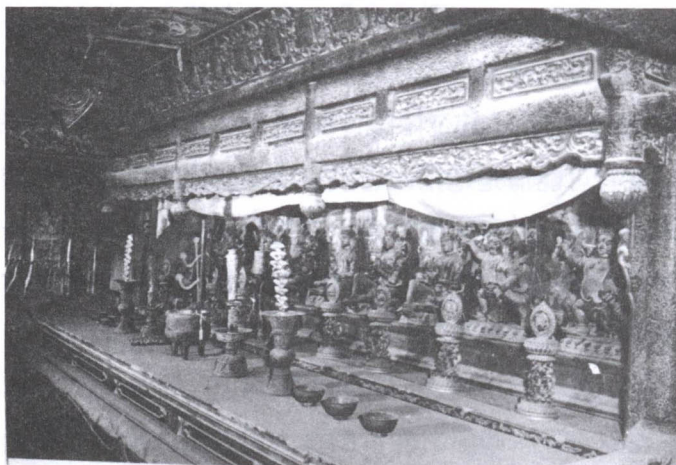
³¹ 阿底霞造，起一譯《菩提道炬論》，（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頁74-76。

³² 布頓大師著，郭和卿譯《佛教史大寶藏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頁302-3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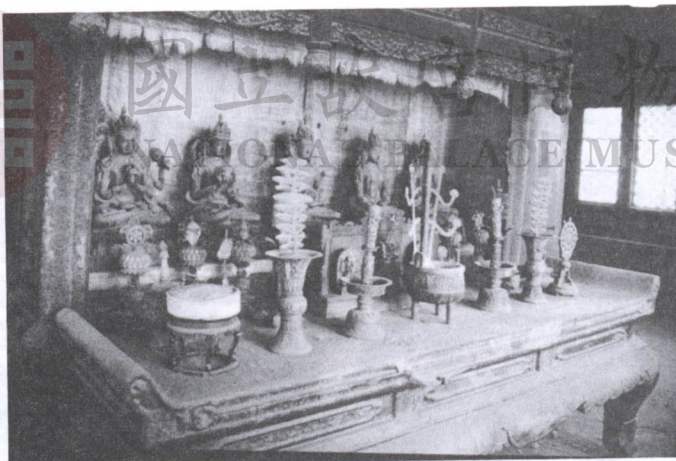
也是有史以來藏密神系思想第一次系統化和集大成的權威性總結。如果我們能對這些佛堂的佛像和唐卡作充分深入和系統的研究，同時與其它所能見到的西藏、蒙古來源的資料作對比，那麼，在我們研究一尊佛、一組佛像、一幅唐卡，甚至是一個完整的佛堂時，就有可能清楚地指出它或它們在神系中的地位，諸神配置的含義及其所依據的經典和反映的教派，而不是片面地把它作為一件純藝術品來研究，這對清代藏傳佛教佛堂以及佛像、唐卡的研究意義尤為重大。筆者希望本文將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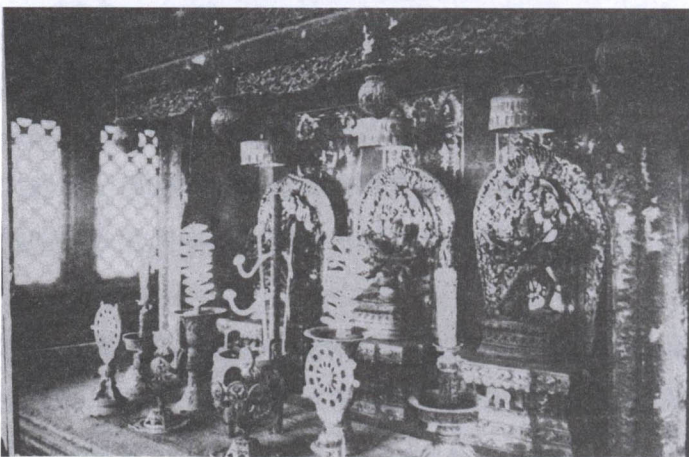
圖一 雨華閣一層正龕所供諸佛



圖二 雨華閣二層正龕所供諸佛



圖三 雨華閣三層正龕所供諸佛



圖四 雨華閣四層正龕所供諸佛